

馬建忠等著

——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故事叢書——

東行三錄

廣文書局印行

目次

東行初錄	馬建忠	五
東行續錄	馬建忠	四一
東行三錄	馬建忠	五五
甲午戰事電報錄	佚名	九三
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	李鴻章	二二七

東行初錄

光緒八年壬午春三月，我東方屬土朝鮮國始與阿美利加合衆國立約通商，其國之政府以不諳外交，願得中國大員蒞盟，於是合肥傅相請於朝，以建忠行。北洋水師統領丁禹亭軍門因巡洋之役，率兵船三艘，曰威遠，曰揚威，曰鎮海，將偕至煙台，會同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駛赴朝鮮議約。

十四日，余先自析津起程，同行者爲呂秋樵孝廉。丁軍門以事暫留，余乘鐵龍小火船至大沽船塢，勾當公事。

十六日午刻，丁軍門乘鎮海兵船來會。午後登舟，先有一客在焉，詢諸禹亭，知爲慶軍分統朱栻程軍門，附船歸登州防次者。遂乘潮鼓輪出口，是日潮漲丈有三尺，風平。

十七日晨，微霧，緩輪行。七點鐘至登州蓬萊閣下，以舢舨送朱栻程登岸。忽有煙如雲自閣東出，旋起旋滅，諦視之，則平原淺草間，健兒林立，知爲陸營槍操，旌旆飛揚，軍容甚盛。舢舨回，復鼓輪東駛，天亦開朗。鐘報十二點，舟抵煙台。美國兵船名汕島者，在口內望見水師提督

旗幟，站於申破入口後，渡登威選兵船，俄而油島船主哥貝來謁云：「薛使過游，即夕可返，英
國水師提督刻赴杭津間，亦將迎威妥瑪往朝鮮議約。」而水師總教習葛雷森至舟，亦述新
報載有「英法德三國調集兵艦將赴朝鮮，且日人亦有兵船直指漢江」之語。無何哥貝辭
去，復有四人來見，詢知爲招商局友，附舶東渡者，告以行期既定，令鎮海管駕官知會登舟晚
膳，後海月東升，萬象呈露，偕友人憑高眺望，見島嶼環列，有若屏障之累，文登榮成諸山，則皆
有始皇之遺蹟在焉，方其潑石紀功德，入海求神仙，亦自謂駕諸帝而凌往王矣，卒之祚不過
二世，地不越萬里，長城甫就而阿房已灰，徒令後之勤遠略者，引爲鑒我朝龍興艮嶽，東西
南朔延袤九萬里，幅員之廣，超越前代，而風氣所開，猶復不可遏抑，嘉道而後，乃更創來賓之
局，宏柔遠之懷，率宇內五大洲諸國，罔弗梯航來集，九垓八埏，如在庭戶，誠亙古所未有之盛
也。是夜憑眺，至漏三下乃寢。

十八日晨報薛乎爾至，專人寶傳相書云，附以洋文一紙，訂相見期。隨偕丁軍門登岸拜
東海關道方佑民觀察，歸途遇哥船主，謂「薛使候於寓。」與禹亭改道訪之，促譚良久，薛使
謂：「在煙台宜捐棄拜往，升礪繁文，以免譁屬，且頃聞英法德日四國，咸將調集兵艦，膺至朝
鮮，果爾，則定議遂難，宜乘閒先期往。」遂訂我舟於二十日辰刻起旋，美舶於二十一日辰刻

起旋陸續進發，瀕行與貝船主約午後在汕島船會議入漢江口停泊處所，俾先後來集於是。三點鐘偕丁軍門往晤哥貝於其船，船長三十八丈，廣五丈有奇，船主艙在舵樓下，陳設都麗，相與披圖指定於漢江口虎島旁下旋，蓋過此則水淺溜急，輪舟不能停泊矣。虎島屬朝鮮京畿道仁川府治，去王京九十餘里。同席譚稟上傅相，報起程日期。

十九日早膳後，開單購外洋酒點，暨中國果菜，以此去漢江不無馴應筵宴故也。午後，丁軍門傳令各船管駕官於詰旦五點二刻起旋東渡，首威遠，次揚威，次鎮海，各距八百碼，魚貫而進，速率每小時行八邁半，前舟盡於橫桅懸速率表，夜綴燈球，以屬後舟耳目，諸習流軍將往觀東瀛風景，令下之後，整篷理索，踴躍歡欣。

二十日晨五點二刻起旋東駛，風平浪淨如拭。九點二刻過劉公島，一點鐘薄成山岬，自此迤東偏南太平度行，直指漢江口仙俠島外小島，距水程一百七十邁，先是海道往朝鮮無入漢江口者。隋書開皇十八年伐高麗，以一軍自東萊泛海趨平壤城，唐書貞觀十七年上親征高麗，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，帥戰艦自萊州泛海趨平壤，平壤箕子故鄉，漢書所稱王險城者是也。今屬平安道，據大同江上流，則皆進大同江無疑。宋徐明叔宣和奉使圖經云：「由定海乘南風北行五日程，可歷大青島入急水門，」則亦由大同江進。又唐書永徽五年，

命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總管，帥師伐百濟。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，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定方，進擊破之。熊津在今忠清道公州下流，由舒川入海，則又自舒川口進，而以一帆東渡，直指漢江。記載以來都所未有，蓋其口外島嶼甚布，水淺湍急，沙線無常處，巨艦至此，率以觸礁擱淺爲懼。故往時泛海者，至大青島成山岬二處，皆分迤南北而去。同治中，法國水師提督羅斯駛往測驗，繪圖存案，爲海舶指南，始稍稍有知漢江口者。國朝魏默深聖武記謂：「熊津江卽漢江。」係屬舛午。熊津與漢江相距遠甚，從前地圖簡略，經緯不明，雖通材亦不能無誤也。午後微雨尋霽，道生不敢疾駛，速率一小時行八邁，約遲明可見仙俠島外小島。

二十一日晨四點鐘，舟指仙俠島，微霧，島霾沒不可辨，緩輪繞行。有汽船自南來，辨煤煙知爲日本兵舶。有頃霧斂微雨。五點二刻，過仙俠島外小島。八點鐘過仙俠島，島四合，如行江中，水青若潑黛，溜急，溯流上，日舶道熟先駛，相距已十邁矣。十二點三刻，過立岐島傍小貓島，舟折而北。右掠小阜島，左壓燕興島，已復迤東兼北行。鐘報三點，望見日本兵舶已於虎島旁下旋。四點鐘，我舟相繼至下旋，與日舶鄰，其副船主刺舢舨來，與我舟管駕官相慰勞兼詢東來故，我亦遣大副刺舢舨答焉。日舶名磐城，自內海口下關載駐紮朝鮮公使花房義賢來，途中行十日程，道泊釜山巨文島各數日，其舶大與鎮海埒。俄而小艇二隻，自山隙出，張蒲帆駛

附鎮海，以遠鏡窺之，見有烏帽藍袍倚舷而立者，則朝鮮四品鴻臚李應俊也。應俊前以約事至析津，月之初旬，令鎮海送至鴨綠江口歸國者。故識之。鎮海管駕官，旋以舢舨送之來，則與偕者，又有三品鴻臚韓文奎，五品鴻臚高永周，登舟寒暄畢，筆談數則，即以登岸爲請。言：「其國王已令於仁川掃除行館，派二品參判趙準永爲伴接官，明晨來謁。」薄暮應俊等辭去，丁軍門傳令三舶，仍蒸汽以待。

二十二日午前十點鐘，李應俊諸人與趙準永先後至，準永以登岸請，余以美使未來，而朝鮮議約大員亦未派至，適館無所事事，因固辭。準永等復固請，乃允於午後三點鐘登岸。留準永等同飯舟中，飯畢，準永謂：「曩游日本，識日使花房義實，」請往訪於其舟，命舢舨送之去，約二點鐘回。威遠同行，李應俊別偕諸人往觀揚威快艦。鐘報二點二刻，應俊等歸自揚威，準永猶未返。余遂偕秋樵率鎮海管駕官陸倫華及習流軍八名，與應俊等別乘舢舨先行，中流見準永自日舶下，花義房實亦刺舢舨至威遠船，意將往謁丁軍門及余焉。三點鐘抵埠，仁川都護府使鄭志鎔迎謁道左，兼以肩輿來迓，輿如車箱狀，跌坐其中，四人舁之行。導以青旗皂蓋，與隸呵殿，漫聲長謠，前後互答，遙遞循山麓行，景色明秀，如在江南道中，村人扶老攜幼來觀者以數百計，越嶺者五，約十許里，見兩山環抱，中嵌茅屋數十家，詢之即仁川府也。府無

城郭官廨在東山之麓，正對文岳，今即以爲賓館；入門則棟宇剝落，儼若古剎，廳事側小室三四間，備余輩棲息，室簇比如蜂房，地薦蒲席，壁障紙屑，無几案牀榻。給事者先於門外解屨，乃入，其俗略似日本，而簡陋過之。坐甫定，府使以矮几獻食，殊粗惡穢，氣觸鼻欲嘔者再，屢辭乃撤去；晚令從者煮粥以食，食已，趙李諸人相繼至，各筆談數則而去。燭跋席地就寢，穢氣襲屋猶存，而室後山松，因風作濤，三鼓盡，方寐。

二十三日晨起，陸倫華回舟，李應俊辭赴王京，催派議約大員。趙準永等相繼來問訊，因與筆談，將乘間覘其朝議，而準永等狡甚，語涉政府，輒諉不知，乃告以傳相奏請大皇帝派員來此，原爲調護，屬藩起見，分宜推誠相待，安用是模稜爲？準永等悚懼謝過。午後無事，方欲偕友出游，而丁軍門策馬來，知美舶未至，因聯騎遊山，罔疊迴合，林木叢茂，雖無雄奇險怪之觀，而平遠深秀，殊足引人入勝。因念中原山水，在通都大邑，爲冠蓋所往來者，固皆登諸誌乘，繪爲圖畫，而荒遠僻左之區，自唐宋以來，亦率有遷客騷人爲之搜奇選勝，作爲詩文以寵之，俾流傳宙合，蓋一邱一壑，能自拔奇於嶽瀆之外，迄於今湮沒不彰者，抑已尠矣！朝鮮山水之勝，無異華土，徒以越在東隅，屢齒罕至，數千百年，卒無好事者從而表章，俾得附宇內名勝之列，地望限人，豪傑所慨，山水亦有然與！方與攬轡流連，而通詞尾至，喘汗雨下，叩馬請返，謂：「余

鰲屏從微行設有蹉失，渠等罪且不測。」爰循舊路緩緩歸，村人集道旁觀者益衆，皂隸亦蹤跡至，先驅清道以行。返館小憩，復與高永周筆談。語其政治風俗，與夫古蹟之沿革；遂留之晚膳。膳畢，而二品參事堂備官金景遂至，自王京云：「已派定經理機務衙門事，申權爲議約大員，越日當馳至。」景遂年六十餘，其國王於派定議約大員後遣之來，知其胸中已有成竹，以筆談詆之，詞氣桀黠，隱然有輕量中國之意；因責其應對失禮，立傳接伴官，飭質明備輿馬回舟，漏三下，準永等猶來固留。

二十四日晨起，金趙諸人復來固留，峻詞謝之。丁軍門先行，時余將發輿，而日使花房義實策馬往王京道出仁川，適館請見，與語良久出館，各分道行，至舟，美船仍未至，雖連晨霧烈，而後期至三日，恐別有事故；爰與丁軍門議，質明遣鎮海返至煙台，沿途探視；因以一稟上傅相，令就便實回，甫繕就，報見美國兵船入口，時已晚七點鐘矣；登舵樓以遠鏡窺之，則於口門下，相距猶三十里。

二十五日，霧，美船未起碇，午前丁軍門邀赴揚威閱操。午後二點鐘，美船駛至。傍晚遠下，旋金景遂李應俊等亦來威遠，余遂歸自揚威。而我舟管駕官呂翰自美船回，詢知美船在口外阻霧，停四十八點鐘，故失期，薛使致聲謂：「明日十點鐘來答煙台之拜。」景遂等尋入見，

謂中樞今夕至，詞氣謙抑，非復前日。數語後，應俊臨衣請閒，遂引入別室，詢悉王京議論岐出，與寅君李是應頗非外交，景遂其黨，故有前日之言。因與筆談數則而出。應俊等請往款接，薛使適美船舶主來答訪呂翰，稱：「薛使兩日內不理公務。」乃爲轉告。景遂諸人五點鐘辭去。

二十六日九點鐘，美船舶主哥貝來拜，十點鐘，薛使來拜，寒暄畢，薛使謂：「全權字據譯出，兼備有咨行朝鮮總理機務衙門公文一通，以此次未攜繙譯，不審華洋文有無舛午，乞爲點勘。」允之，有頃辭去。余與丁軍門議，翌夕七點鐘邀薛使暨美日二船主晚膳，旋繕發洋文請單，薛使辭以疾，二船主答書如約。三點鐘，趙準永率李應俊諸人，持其大官經理機務事申樞，副官經理機務事金宏集，與從事官機務副主事徐相雨，三刺來問訊，訂明日十點鐘登舟晉謁大官，意卽大臣之謂。下國陪臣，不敢稱大臣，降而稱大官，禮也。未幾，鐘報四鐘，往美船舶答薛使拜，準永等留待舟中，薛使出國書與全權字據華洋文各一通，爲校閱。畢，薛使商於余，謂：「條約未定，不便遽遞國書，擬先以公文咨朝鮮政府，國書俟約定後再呈。」余謂：「國書呈遞，先後無關輕重，第先將全權字據咨行朝鮮政府，便可會議。」薛使因問：「朝鮮正副二使有無全權？」余謂：「其國王既特派議約，諒無不予全權，且我傳相所議約稿，內載明全權字樣，彼政府遂件恪遵，非有窒礙，不敢易也。」旋辭回舟，復與準永筆談，語及全權事，李應俊復

請往別室，求代擬勅文一稿攜去。

二十七日九點鐘，丁軍門邀同點名。九點二刻，薛使來商請議約時，在近岸支立帳房，不必往仁川行館，並問：「朝鮮正副二使登舟升礮幾響？」余謂：「近岸議約，我免涉跋，彼省供億，計誠兩得，少頃當與點使言之。」升礮則按中國禮用三響焉。」十點鐘，趙李諸人先至。十一點二刻，申金二使率徐相雨及申櫟之子爽熙孫德均登舟，舟師站隊以迎。升礮後，令通詞傳語。陪臣某某入艙，先行三跪九叩禮，代國王恭請皇太后皇上聖安，然後行賓主相見之禮。於時余偕丁軍門屏息旁立，櫟宏集行跪叩禮畢，乃與相見，送茶後，立問其國王安，櫟宏集亦立問傅相安，周旋之間，頗極嚴翼。蓋自二十三日回舟，小示決裂，彼乃知中朝士大夫不可狎玩，嗣是景遂諸人及凡來自王京者，罔敢稍有褻越，兩使臣則又偃僂益恭云。就坐數語，遂留飲，與金宏集筆談甚長。申櫟即光緒初與日本櫟約者，年七十餘，雖步履甚蹇，而風度頗復端凝。金宏集年逾四旬，望之似三十許人，通達識時務，曩與日本議加稅，則章程周密，是其所定，蓋國中矯矯者。飯畢，偕赴美舶拜薛使，薛使待之禮有加焉。已而周視礮位，駭嘆無已。四點鐘回舟，申櫟請先歸，余復與金宏集筆談良久，六點鐘始以小火船送之去。七點二刻，美日二船主來赴宴，極愜而散，已九點二刻矣。

二十八日晨起無事，檢點筆談。午後四點鐘，仁川府使鄭志鎔以牛一頭、豕二肩、暨雞魚等物致饋美船，遣通詞登舟請示，且言：「李應俊復往王京，面陳機務，因中國派員蒞盟，故雖投贈之微，不敢不告。」亦恭順之一端也。初志鎔亦數以禮來饋，余與丁軍門皆巽辭却之，一無所受，以體國家優卹藩服之意。

二十九日，舟中無事。與友人縱談朝鮮國祚興衰，郡邑沿革。晚五點鐘，國王遣承政院右副承旨金晚植實名東來勞問，東貯匣中，襲以紅綾，跪而進獻。余長揖受之，啓視則右側下方書「朝鮮國王李熙」六字，細若蠅頭。與坐筆談數則，囑「歸告國王，蕝事後，詣王京晉謁，願先容焉。」與丁軍門各附簡刺，壁東晚植復跪而受之，因順令轉囑：「仁川府使明日備輿馬至浦岸伺候，與丁軍門往行館答拜申金諸君。」

四月初一日雨，美船船主哥貝將薛使命來催訂議約期。十點鐘，促具膳，膳後偕丁軍門登岸，則仁川府使已肅候道左，進肩輿，乘之行，亂山經雨，嵐翠欲活，綠麓越嶺，若歷圖畫。十一點二刻，至館，與申金諸君相見畢，就坐筆談良久。二點鐘進食，食時接談，皆金宏集主筆，率以米穀出口，於朝議民情有礙，須設法議禁爲請。余謂：「見薛使時，當相機爭之。」四點二刻辭歸，復往美船，以米穀出口一條與薛使往復辨論。七點鐘回舟，作書以所議告申金兩使。

初二日曉晴，專弁赴仁川致書去後，倚舵樓看諸舶曝帆，中美日五舟，星羅如聯珠而威遠適當其中，亦一異也。亭午，致書人猶未返，一點二刻，李應俊持申金二使復函來，謂：「頃間歸自王京，文件均攜至，副使金宏集於明日謁商壹是；招商局五人已言於朝，允卽飭人護送至王京，察看商務，訂後日起行。」且爲其國王致願見之忱，請余與丁軍門蒞事，從赴漢城一游，云已令館人除室以待。三點鐘應俊辭去，薛使在汕島船望見朝鮮人來，遣隨員至我舟謁議約期，答以俟明日金宏集來舟，議定再告。

初三日午前，閱日本達根坂郎所撰朝鮮圖志。二點鐘金宏集率徐相雨李應俊來舟；宏集以文件遞交已，復筆談良久，四點鐘辭去。是夕余以約事粗定，至朝鮮且半月，尙無一紙抵津，恐傳相眷注，因與丁軍門議令鎮海兵船，於初五日賁稟先歸。

初四日晨起，申金二使令應俊來，以國王命璧還銜束，並致牛一頭豕十蹄雞五十卵二百白粲五石以犒我軍士，受之。十二點鐘，薛使赴仁川答申金二使拜，卽校閱全權字樣，並與偕行，遂登岸，同至行館，申金二使與薛使出全權字樣，互相校閱，畢，訂初六日，在近岸立幟，房，會集畫諾。四點鐘，薛使先歸，余復與金宏集筆談良久，宏集等留飯，出樂侑觴。六點鐘回舟，繕稟上傳相，並附筆談日記二冊，交鎮海管駕官陸倫華，令遲明起旋，賁至煙台後，沿途探檢。

稟云「忠於去月二十三日，因薛使失期不至，恐有事故，擬遣鎮海輪船回至烟台，沿途探視，並將抵朝鮮後一切情形，稟悉具稟。稟甫繕就，而美國兵船已至，故未即發。茲特附呈鈞鑒，將二十三日以後情形，撮舉大概，爲憲台陳之。薛斐爾二十三日入口，次日抵港，二十五日彼此往拜。談及約內第一條，彼終謂有礙平行體統，且電復未至，斷難擅允。詢以「何天爵在京所譯第一條洋文」，則謂「未經攜來，亦並不知所譯是何言語。」詞意之間，甚爲決絕。若必欲以此條列入約中，勢將以固執廢事，不得已，議令朝鮮國王於約外，另備照會一通，聲明爲中國屬邦，則在予既存藩服之名，在彼亦無礙平行之體。薛使謂：「曩在烟台答中堂書時，曾許令朝鮮設法聲明，茲既不列入約中，則亦無所不可。」忠因思此項照會內，須寫明係於未經立約之前，先行聲明，則美國於此條，雖未允列約內，而約先既許聲明，似卽與認明朝鮮爲我國屬邦無異。惟朝鮮自受日人蠱惑以來，雖未敢箕踞向漢，而亦不無狡展之心，自二十日回舟，小示決裂，始知中朝人士不可玩狎，由是景遂諸人及後之來自王京者，皆益恭謹，而其國王亦遂遣承旨官賁帖來拜，其狡展之心，似已非復前日。茲若以聲明屬邦一節，愷切詳論，令其遵照辦理，以理勢揆之，似不至戾有違悖；然萬一中於簧鼓，稍涉支吾，則美日二泊，瞻視非遙，深恐於國體有礙，爰欲略參權變之術，以駕馭之。遂於二十七日，其所派議約大官申穗副官